

夕 鹤

木 下 顺 二

中央戏剧学院

木下顺二

夕 鹤

陈北鸥 译

前 言

《夕鹤》是日本著名的民间故事剧。作者木下顺二是日本战后出现的重要剧作家之一。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阿通本是一只美丽的仙鹤，不幸被人用箭射中受伤，天真憨厚的青年与平救了她。阿通为了报答与平，变成人做了与平的妻子，他们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为了带给与平快乐，让他生活得更好，阿通耗费生命，用自己的羽毛织成美丽而珍贵的千羽锦。每次织好，阿通都会瘦得虚弱不堪。这一切，与平一无所知。贪财的乡邻老#和老运蛊惑与平要阿通织更多的千羽锦卖钱，以便从中牟利。与平受到诱惑，要求阿通再为他织。阿通对与平越来越贪钱的变化十分伤心，但为了让自己心爱的人高兴，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用所剩无几的羽毛给与平织了最后两块千羽锦。她叮嘱与平在她进机房织锦的时候千万不要看，与平却最终没能信守诺言。千羽锦织成了，阿通却再也不能变成人了。阿通向与平依依惜别，恋恋不舍地离开与平飞向天空——自己的家园。

《夕鹤》讲述的虽是人与仙鹤的童话般的故事，却使人们对阿通为爱情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阿通身上集中了几乎所有人类的美好品德：善良、奉献、坚贞、知恩图报；同时也映衬出人类丑陋的另一面：自私、索取和贪得无厌。人格化了的阿通的形象象征了人间与自然的美好，她的充满悲伤的离去告诫人们，人类常常会因为眼前的一些小小的物欲而断送自己长久的幸福。阿通为了使自己所爱的人高兴，强忍痛苦满足他的愿望，她只想两个人快乐地生活；但她不能了解人的世界是那么的贪婪，永无止境，当她最终发现所爱的人与她并不是同一世界的人时，她用尽几乎所有的心血付出了最后的爱，

处处，群阳冬更育了伏处处平已。因寒阳与自怪回阳心卦司然
天令阳非是也。群幸阳五真了去夫阳永味，燕京阳一香了伏
。强阳阳昔思需阳

正已卦群阳事姑回月昨二则下木，土用阳去平米了卦
，群风群阳阳来育具，强一卦合蝙蝠世阳小和群入阳会坛升
。土心阳于粒出寅英安本山员寅各蕃由，入燕阳亲，燕群休群
卦最司始是，出寅阳阳味阳强伏群群燕太冬燕曾五《群文》
。一之卦阳阳燕

登场人物

与平 阿通 老惣 老运 孩子们

〔在一片雪景里，孤零零地屹立着一所小小的破房。房后，火红的晚霞布满天空。

〔远远传来童谣声：

给爷爷织粗布哟，

给奶奶织粗布哟，

呛当叽当咚咚扣……

〔房里与平躺在炉边酣睡。

〔歌声停止，孩子们跑来。

孩子们 （象唱歌似的，齐声）阿姨，阿姨，给我们唱歌吧！

阿姨，阿姨，跟我们玩吧！阿姨，阿姨，给我们唱歌吧！

与平 （醒来）干么，干么？

孩子们 阿姨，玩玩吧！阿姨，给我们唱歌吧！阿姨，阿姨！

与平 什么？找阿通吗？阿通不在家！

孩子们 不在家？真的吗？真不巧呀！上哪儿去啦？

与平 上哪儿去啦，我不知道。

孩子们 到底上哪儿去啦？什么时候回来呀？哟，哟，与平叔叔

哟!

与 平 嘿,嘿,吵死人啦!(站起来)

孩子们 (跑开)嘿,嘿,与平叔叔生气啦! 与平,与平,与平是个大傻瓜!

与 平 哎,哎,哎。别跑,别跑! 我也跟你们一块儿玩。

孩子们 玩什么?

与 平 玩什么?

孩子们 打树杈^①

与 平 好,打树杈。

孩子们 唱歌。

与 平 好,唱歌。

孩子们 打雪仗。

与 平 好,打雪仗。(说着,就加入孩子们的队伍里)

孩子们 玩鸟笼和小鸟^②

与 平 好,玩鸟笼和小鸟。

孩子们 玩鹿鹿几只角^③

与 平 玩鹿鹿几只角。好啊! 玩吧,就玩吧!

孩子们 鹿鹿几只角。(反复地喊着,跑下去)

与 平 (要走)想起来啦:阿通回来,汤要是凉了可不行啊! 阿通是我的宝贝啊!(把锅挂在火炉上面)

[阿通从台后飘然出现。]

① 打树杈是日本儿童游戏。游戏者各持削成 L 型的树杈,轮流向田间的湿地掷去,如将别人已经打进地里的树杈碰倒,就赢了,胜者把对方的树杈归为己有。

② 鸟笼和小鸟是日本儿童游戏。若干儿童拉手做圈,围着一个儿童,拟作鸟笼与小鸟。游戏开始时,围圈的儿童唱童谣(歌词见第 8 页),随歌打转。在圈内拟作小鸟的儿童随歌蹲下,以手蒙眼。唱到“还不快快飞出笼”时,围圈的儿童也全部蹲下,由当小鸟的儿童猜背后正中间的儿童的名字。猜中时始能被放出圈外,被猜中的儿童换作小鸟,继续游戏;没有猜中时,继续当小鸟。

③ 鹿鹿几只角是日本儿童游戏。两个儿童先猜拳(即“石头、剪子、包袱”)决定胜负。败者弯腰拟做鹿,胜者骑其背,随意伸出几个指头,拟做鹿角,嘴里边说“鹿鹿几只角”,由下面的儿童猜其数。猜中者互换位置,猜错时仍当鹿,继续游戏。

阿 通 哎呀，你……

与 平 阿通，你上那儿去啦？

阿 通 嗯，这个……你别问啦……

与 平 嘿嘿嘿。阿通，我怕你回来汤凉啦，可不行，我把锅挂到炉子上面啦。嘿嘿嘿。

阿 通 谢谢。好，我给你做晚饭吧。

与 平 嗯。那末，我去玩一会儿就回来。打树杈玩去。

阿 通 哟，打树杈玩？

与 平 还要打雪仗，还要唱歌。

阿 通 还要……玩鸟笼和小鸟，还要玩鹿鹿几只角，对吗？

与 平 对，玩鹿鹿几只角。阿通，你也来！

阿 通 真想去啊！可是，还得做晚饭呢！……

与 平 不要紧，来吧！（拉她）

阿 通 不行哟！

与 平 我说来，你就来吧！喂，一块儿玩玩去！

阿 通 不行哟，不行哟，真不行哟！（笑着被拉下去）

〔远远传来童谣声……

〔老惣、老运上。

老 惣 是她吗？她就是与平的媳妇吗？

老 运 是啊。与平那小子，忽然娶了那么好的媳妇，真有福气！这些日子光躺在炉子旁边睡大觉呢！

老 惣 傻人也有傻劲，以前可是很好劳动的人哪。没有想到，那样的好媳妇倒肯嫁给象他那么个傻瓜。

老 运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沾了她的光，凭空赚起大钱来啦。

老 惣 喂，老运，你说的那个料子，不是骗人的吧？

老 运 当然是真的！拿到城里去，什么时候都能卖上十两银

子。

老 悠 嗯，那个料子是那个媳妇织出来的吗？

老 运 是啊！可是那个媳妇要进机房的时候，总要嘱咐他，决
不许偷看，与平他就老老实实在地一眼不看，睡起大觉
来。到了第二天早晨，料子就织好啦。老悠，那料子
可漂亮啦！

老 悠 你说，那是仙鹤毛织的千羽锦——对吗？

老 运 城里的人都那么说。听说，只有到了天竺，才能见到这
么珍贵的料子呢！

老 悠 老运，你在这里头可赚了大钱啦！

老 运 哎，嘿嘿。也算不了什么大钱啊。

老 悠 这小子。可也是，要是真的千羽锦，那可不止值五十
两、一百两呀！

老 运 哦，真的吗？仙鹤毛的千羽锦究竟是什么呀？

老 悠 那个嘛，就是从活的仙鹤身上拔下来一千根羽毛织成
的料子。

老 运 啊！那个媳妇究竟从什么地方搞来那么多仙鹤的羽毛
呀？

老 悠 哦，这儿就是机房吗？……（不觉走进屋里，偷看邻
室）真的，还有织布机呢。……呀！

老 运 什么，什么？

老 悠 喂，你看！仙鹤毛……唔，果然不错呀！……

老 运 是真的羽毛吗？……

〔沉默片刻。〕

〔阿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从里屋飘然走出来。〕

老 运 哎呀！

老 悠 哎哟，这，这，你不在家，我们进来了。这真……

〔阿通一声不响，象鸟似地歪着头，诧异地看着他们。〕

老 运 哎，我是对面村子里的老运，每回买那个料子，都让与平哥……

〔阿通一声不响，诧异地看着他们。〕

老 惣 我说，大嫂子，说实在的，听这家伙说起那个料子……我也是对面村子里的，叫老惣，来打听一下……这么问也许不怎么合适，那是真的千羽锦吗？……

〔阿通默不作声，只是诧异地看着他们，忽然象听到了什么声音似的，转身闪进里屋。〕

〔老惣、老运露出惊讶的神色，一声不响。〕

老 惣 喂……

老 运 怎么回事？咱们说的话……

老 惣 嗯，好象一句话也不懂……样子简直象只鸟儿。

老 运 是啊，真象只鸟儿。

〔沉默片刻。〕

〔暮色渐浓，只有炉火闪动着红光。〕

老 惣 （看着仙鹤毛）我说……听说仙鹤啦，蛇啦，也会变成姑娘嫁人呢！

老 运 什……什么？

老 惣 嗯……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啦，昨天听到村里的老仁说起……前四五天的晚上，他从山里的池塘旁边走过，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水旁边。……觉得那样子有点儿奇怪，就偷偷地瞧着，瞧见她轻悄地往水里一钻，一下子变成了仙鹤啦！……

老 运 啊，啊？

老 惣 后来，在水里玩了一会儿，又变成了女人，轻悄地走回去啦……

老 运 哎呀！（往外跑）

老 愬 喂，喂，干么怪声怪气的？（不由自主地也往外走）

老 运 噢，喂，那么说，那个媳妇就是仙，仙鹤啦？……

老 愬 傻瓜！那样的事谁弄得清呢？不，可是这种怪事……

老 运 那，那可怎么办？我骗了与平，赚了他一大笔钱！

老 愬 不要担心。那要是真的千羽锦，拿到京城里去，准能卖上一千两！

老 运 什，什么？一千两？

老 愬 你还跟我说过，与平这个傻瓜，近来成了财迷，只要有钱，很好商量呢！……

老 运 嗯，那，那倒是……

老 愬 所以，老运，无论如何，也要叫与平听咱们的，让他媳妇织出更多更多的料子来。

老 运 嗯……那……嗯，那倒是啊。……

老 愬 哎，他回来啦！

〔与平摇摇晃晃地走回来。〕

与 平 哈——给爷爷织粗布哟，嗨——呛当叽当咚咚扣……嗨……简直忘记给阿通做饭啦！

老 愬 喂，与平！

与 平 啊？

老 愬 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对面村子里的老愬……喂，老运，你去跟他说说呀！

与 平 哦，老运，又是赚钱的事吗？

老 运 噢，只要你拿那样的料子来，要赚多少钱都行。

与 平 再也没有那样的料子啦。

老 愬 为什么？

与 平 阿通说啦，那是最后的一块啦。

老 运 是吗？你呀，还能让你再赚钱呢！

与 平 嗯……我心疼阿通啊！

老 惣 心疼她吗？那就更应该让她多多地织出料子来，好赚钱啊！

与 平 不过，每回织完了料子，阿通瘦得可厉害呢！

老 惣 什么？瘦啦？……喂，与平，你媳妇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嫁到你这儿来的？

与 平 啊？你说阿通吗？有一天晚上，我正想睡觉，她走进来说要嫁给我。嘻嘻嘻……

老 惣 嗯……喂，你过去跟仙鹤……有过什么来往没有？

与 平 啊？仙鹤？嗯，说起仙鹤，倒有过这么一回事：有一回，我正在锄地，一只仙鹤落到田埂上，我看见它中了箭，疼得很，就把箭给拔了出来。

老 惣 什么？……唔……喂，老运，……越说越象啦，说不定那真是仙鹤！

〔老运浑身战栗，一声不响。〕

老 惣 要是真的，这回可要赚大钱啦！……喂，与平，我说那个料子，那个料子……老运，你跟他说吧！

老 运 嗯……那个……什么的，那个料子，要是拿到京城里去，能卖一、一千……

老 惣 傻蛋！不，我说，与平，这回包你能赚好几百两。再让她织一块怎么样？

与 平 什么？好几百两？

老 惣 是啊，好几百两呢！（向老运）是吧？

老 运 是，是啊！能赚好几百两呢！

与 平 啊！好几百两……

老 惣 所以啊，与平，再跟你媳妇说说……（发觉阿通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从里屋望着他们)哎,到这边来,我跟你好好说清楚。(拉与平下)

[老运随下。

[阿通走出来,目送他们走去,脸上露出忧郁的阴影。

[少顷,孩子们跑上来。

孩子们 (七嘴八舌地)呀,阿姨在这儿呢!阿姨跟我们玩吧!刚才您为什么跑啦?阿姨唱歌吧!玩鸟笼和小鸟。玩捉迷藏。唱歌。拉圈圈儿玩。(把她围住)喂,喂,阿姨!

阿 通 听我说啊,天都黑啦,今天不玩啦。

孩子们 不,要玩!阿姨,唱歌吧!

阿 通 (精神恍惚地)唱歌?

孩子们 捉迷藏。

阿 通 捉迷藏?

孩子们 拉圈圈儿。

阿 通 拉圈圈儿?

孩子们 玩鸟笼和小鸟。

阿 通 玩鸟笼和小鸟?

孩子们 好,玩鸟笼和小鸟,玩鸟笼和小鸟。(围起阿通,转起圈来。唱)

小鸟笼,小鸟笼,

笼子里边的小鸟儿啊,

什么时候飞出笼?

天已经亮蒙蒙,

还不快快飞出笼!

是谁在你身后边的正当中?

是谁在你身后边的正当中?

是谁在你身后边的正当中？

哟，阿姨，捂住眼睛啊！蹲下来啊，阿姨！

阿 通 （站在那儿沉思，突然）啊？哦……（蹲下来捂住眼睛）

〔孩子们一边唱着，一边又继续转起圈儿来。

〔周围急转暗，只有阿通的身影留在弧光里。

阿 通 与平，我心爱的与平，你怎么啦？你慢慢地变啦！虽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你好像变成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啦！好像变成说的话我听也听不懂的人啦！好像变成曾经用箭射过我的那种可怕的人啦！你怎么啦？我怎么办才好啊？我究竟怎么办才好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你并没有想要什么报酬，仅仅是觉得我可怜，给我拔了箭。就因为你给了我真正的快乐，我才到你这儿来的。后来，我给你织了那个料子，你高兴得就象孩子似的。就是因为你高兴，我才忍着痛苦，给你织了一块又一块。你一回一回地拿去换回来叫什么“钱”的东西。只要你喜欢那个“钱”，那我没有什么。可是你已经有了很多很多你所喜欢的“钱”啦，以后，该让你我两个人，在这个小屋子里，安安静静地、快快乐乐地过下去啦。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人，你是我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我是多么想在这广阔的原野上，建立起只有咱们两个人的小天地，种种地，跟孩子们玩玩，天长地久地活下去。……可是，可是现在，我觉得你渐渐离开了我，越离越远啦。这怎么办才好呢？真的，我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歌声已经停止了。

〔舞台渐明。孩子们已经不见了。

〔阿通忽然向旁边看，好象被谁追赶着似的走回家里。

〔老愬、老运同与平走了出来。〕

老 愬 哎，明白了吧？她要是无论怎么样都不织，你就吓唬她，说要离开这个家。

与 平 哎，嘿嘿。那料子，真是漂亮的料子！是阿通织出来的呀！

老 愬 所以嘛！正因为料子漂亮，这回我才替你卖以前两三块料子的价钱呀！明白了吗？替你卖以前两三块料子的价钱呀！你就这样跟你媳妇说！

与 平 嗯。是卖以前两三块料子的价钱吧？

老 愬 是啊！好几百两呢！

与 平 好几百两，是吧？

老 愬 是啊！所以马上就叫她织！是吧，老运？

老 运 是，是啊！今天晚上就让她织！

与 平 嗯。可是，阿通说过了，她再也不织啦。

老 愬 傻瓜！多卖钱，多赚钱，你媳妇也一定会高兴的啊。

老 运 是，是啊，你媳妇也一定会高兴的啊。

与 平 嗯……

老 愬 而且，你还能够到京城开开眼呢！京城那才叫漂亮呢！是吧，老运？

老 运 嗯，是啊，那可漂亮啦！

与 平 京城一定是很漂亮的。

老 愬 那还有错儿！你明白了吗？赚上一大笔钱，还能够到京城开开眼哪！到了京城，刚才也跟你说过了，你就能看见好多好玩的东西哪！嗯？你难道不想上京城去吗？

与 平 那，那，我当然想去啊。

老 运 钱也想要吧？

与 平 嗯，钱也想要啊。

老 惣 （想到在屋子里面的阿通）好啦，进去吧！就这样，马上就让她织吧！她要是不织，你就说要离开这个家。

与 平 ——嗯……

老 惣 （一边推着与平回家）好啊，好啊！你真是好样儿的。喂，老运，咱们藏起来瞧瞧。

〔两个人又躲藏起来。

阿 通 （两个人的身影刚一消失，就飞也似的跑出来迎接与平）哎，你快上来吧！哎哟，瞧你身上弄得这么湿，要感冒的呀！饭早就做好啦，汤是你先给热上了，还热呼着呢！哎，吃吧！哎，再往炉子这边来！

与 平 嗯……

阿 通 哎，吃饭吧！

与 平 嗯……（吃饭）

阿 通 怎么啦？怎么那么没精打采的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才回来，这可不行啊！……以后哪儿也不要去吧！别跟外面的人往来了，不管是谁，好吗？

与 平 嗯……

阿 通 答应我吧！你叫我做的事，不管什么事，我都给你做。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既然你喜欢的“钱”也有啦……

与 平 嗯。钱有啦，有了好多，都在这个布袋子里边装着呢！

阿 通 是啊！所以，所以从今以后，就让咱们俩在一块儿，快快活活地过下去吧！好吗？

与 平 嗯。我喜欢阿通。

阿 通 我也真喜欢你。所以，让我跟你永远象现在这样过下去吧！

与 平 嗯。我真喜欢阿通！

〔停顿。〕

阿 通 哎，再添一碗饭吧！……哟，怎么啦？……不吃啦？……啊？……

与 平 唔……我说，阿通啊……

阿 通 嗯？

与 平 阿通，我真羡慕你，京城你都去过好几回啦……

阿 通 嗯，嗯。我只不过是从天上……（刚说出来，不禁一惊）怎么啦？不吃啦？

与 平 嗯……（吞吞吐吐地）我说，阿通……

阿 通 啊？

与 平 我说……哎，嘿，嘿，我说不出口来呀。

阿 通 哎，什么事啊？怎么啦？

与 平 我说……哎，嘿，嘿，说不出口来呀，我。

阿 通 哟！为什么？为什么说不出口来呀？……那末，我来猜猜吧！

与 平 嗯。

阿 通 对啦，……你又想吃面茶啦！……

与 平 不是。

阿 通 错啦？那末……想听我唱歌，是吧？

与 平 不是。要说阿通的歌儿倒是爱听，可是，今天不想听。

阿 通 哟，又错了吗？那末……又想听京城的故事吧！……是吧？咦，可猜对了吧！

与 平 啊哈哈，错了一点儿，可是也对了一点儿。啊哈哈。

阿 通 哟，错了一点儿，也对了一点儿。……怎么回事啊？哎，你说吧！

与 平 阿通，你不会生气吗？

阿 通 噢，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什么事啊？哟，哎，说吧！

与 平 嗯……我说……我……想上京城去。

阿 通 啊？

与 平 上京城去，赚回来好多钱。所以，哎，嘿嘿，我，还想要那样的料子……

阿 通 （惊讶）啊！那样的料子？你怎么……

与 平 （惊慌）不要，我再也不要啦，不要啦！

阿 通 （自言自语地）那样的料子……再也没有啦。……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好了吗？……

与 平 嗯，阿通是那么说过，所以，再也不要啦。不要啦！……（象受了申斥的孩子似的拼命忍着不哭）

阿 通 （忽然醒悟）是那个人吧？是刚才那两个人吧？是，准是的。原来就是那两个人，把你慢慢拉到他们那边去啦。……

与 平 怎么啦？……别生气呀，阿通。……

〔阿通默不作声。〕

与 平 喂！……阿通……

阿 通 （精神恍惚地）钱……钱……为什么那么想要钱哪？……

与 平 哎，有了钱，什么好东西都买得到呀。

阿 通 买？什么叫作“买”？什么叫作好东西？除了我以外，你还想要什么呢？不，不。除了我以外，我不愿意你再想别的。我也不愿意你总想钱，也不愿意你想着买，我只要你爱我一个人，只要你和我两个人天长地久地活下去。

与 平 嗯，是啊，我喜欢跟阿通两个人在一起。我真喜欢阿通